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九

序二

重刻方正學文集序

寧海令南城張君重訂故翰林侍講方希直先生之集鏤版行世而謙益爲之敘曰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少讀先生之書其文章之取法者三人司馬子長也韓退之也陽永叔也其生平之尚友者五人諸葛武侯也陸宣公也宋之范韓司馬也已而縱觀其議論則其於文章所折服者尤莫如莊周李白而其

所希風激贊願執鞭而不可得者乃在乎云敬
楊喬田疇之徒於是乎喟然太息想見先生之
爲人意其爲古之狂士且流而爲漢之俠士也
嗟夫感嗣君悲故主九死不屈赤族不悔不可
不謂之俠談笑刀鋸指叱鼎鑊噴血而大書長
歌而畢命不可不謂之狂自漢以來士之矜名
行崇謹厚賣國而鬻君者多矣靡不以中庸爲
窟穴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赴湯蹈火驚世絕俗
之爲聖賢之所不辭也以先生爲學之誠簡身
之密至於冠履七筮家人宗族靡不有倫有物

以箴以戒一旦當天地崩圻朝著遷改奮身而
起視磔裂參夷之禍猶日用飲食也斯謂之真
狹斯謂之真狂斯謂之真中庸其斯以爲先生
而已矣蓋朱子之學一傳爲何基氏王栢氏再
傳爲金履祥氏許謙氏又再傳爲宋文憲公景
濂而先生少學於景濂景濂所謂豈知萬髦牛
難媿一角麟者也自先生之死於革除精忠奇
節震動古今然後天下知正心誠意之學果足
以植天經扶人紀然後知聖賢中庸之道與鄉
愿小人之僞學果截然兩途於是朱子之道得

先生而大光而有宋諸儒三百年來之學脉譬
之中原之山川龍脉紆迴濬發於南北戒之間
至是而始得所結局焉故吾謂本朝之學者當
以宋文憲王忠文暨先生爲朱子之世適而瞽
宗之祭亦當以三君子爲樂祖惜乎議兩廡之
祀者紛如聚訟而未及於此也因序先生之文
而發其端以俟諸後之君子焉張君爲今廉平
好古教化迥出於世之俗吏於其刻是集也可
以見志焉而餘姚有盧生演者搜括先生遺集
撰次年譜汲汲然飲助張君以表章風勵爲能

事刻甫成而演死矣牽連書之亦不忍使其無
傳也崇禎十六年正月吉日嘗熟錢謙益謹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崇禎六年冬新安胡仲修氏訪余苦次得宋人
所緝蘇門六君子文粹以歸刻之武林而余爲
其序曰六君子者張耒文潛秦觀少游陳師道
履嘗晁補之無咎黃廷堅魯直李廌方叔也史
稱黃張晁秦俱游于蘇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
此益以陳李蓋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薦起官晚
欲參諸弟子間方叔少而求知事師之勤渠生

死不閔其繫於蘇門宜也當是時天下之學盡趨金陵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駿出羣之才連鑣於眉山之門奮筆而與之爲異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學熙寧中遂絕意進取可謂特立不懼者矣方黨論之再熾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黨履常坐越境出見文潛坐舉哀行服牽連貶謫其擊排蘇門之學可謂至矣至於今文忠與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謂黃茅白葦者果安在哉吾嘗觀王氏之學高談先王援据周官其稱名甚高而文忠則深嘆賈誼陸贄之學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教其子弟而已夫食期於適口不必其取陳羹也藥期於療病不必其求古方也是故爲周公而僞不若爲賈誼陸贄而真也真賈陸足以救世而僞周公足以禍世此眉山金陵異同之大端也觀六君子之文者其亦有持擇于斯乎

本草單方序

繆仲淳旣歿數年其著書多盛行於世而所摘錄本草單方朱黃甲乙狼籍篋衍中康文初莊

欽之蒐討詮次窮歲月之力而後成於是繆氏之遺書粲然矣仲淳以醫名世幾四十年醫經經方兩家浩如煙海靡不討論貫穿而尤精於本草之學以謂古三墳之書未經秦火者獨此耳神農本經朱字譬之六經也名醫增補別錄朱墨錯互譬之注疏也本經以經之別錄以緯之沈研鑽極割剝理解神而明之以觀會通本草經疏之作挾槩軒岐未發之秘東垣以來未之前聞也出其餘力集錄單方剗其踳駁舉其蕪穢其津涉生民者甚至此書成而經疏之能

事始畢豈曰小補之哉仲淳電目戟髯如世所圖畫羽人劍客者譚古今國事成敗兵家勝負風發泉涌大聲殷然欲壞墻屋酒閒每慷慨謂余曰傳稱上醫醫國三代而下葛亮之醫蜀王猛之醫秦繇此其選也以宋事言之熙寧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執古方以治病者也紹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如何而強投以烏頭狼毒之劑則見其立斃而已矣子有醫國之責者今將謂何余沉吟不能對仲淳酒後耳熱仰天叫呼痛飲霑醉乃罷嗚呼仲淳旣老病

以死而余亦連蹇放棄效忠州之錄方書以終
殘年因是書之刻念亡友之墜言爲廢書歎息
者父之仲淳諱希雍吾里之右族也僑居長興
後徙於金壇老焉葬在陽羨山中余它日當爲
文以志之崇禎六年十二月敘

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

崑山葛鼎字端調讀書纘言篤好古學自唐宋
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傑出者選擇論次人各
一編都爲若干卷繆以余爲與於斯文者也請
爲其序余聞古之學者九經以爲經三史以爲

緯降而游于藝則秦漢以下迄于唐宋諸家其
規矩繩墨也九經三史之學專門名家窮老盡
氣苟能通其條貫窮其指要則亦代不數人矣
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猶
懼有隕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三史以降皆
九經之別子耳孫也規之矩之猶恐軼其方員
繩之墨之猶恐偁其平直妄而肆論議焉其誰
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
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
於大禹謨則譏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

譏其選徒囂囂背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剛述
彼將操金椎以穀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昭明
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
傳也它不具論以堯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
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
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
爲敘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析文理
之不通而儼然丹黃甲乙衡加於經傳不已眞
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
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

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可視爲細故乎端
調之爲是編也美而無譏論而不議猶有古之
學者好學深思之遺意余深有取焉故舉其所
感嘆於俗學者以告之并以爲世之君子告焉
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賤老而
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敢于
犯是不韙也雖然端調我之自出其編摩論次
與諸彙第共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調者亦猶
夫老生腐儒挾兔園之冊坐于左右塾之閒竊
以語其鄉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

之九經三史之學未墜於地吾猶有望焉其不然者以是爲狂瞽之罪言又將鉗我於言則亦聽之而已矣嗚呼不直則道不見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崇禎九年正月序

兵略序

鄉先生副使星卿瞿公博通掌故蒐討國朝名卿大夫嘉猷偉略散在國史家狀者著皇明臣略凡若干卷其子給諫伯略先刻其兵略以傳於世而屬余敘之給諫之意以謂時方多事文武將吏人不知兵是書也如醫之有方如奕之

有譜庸醫可以診奇疾俗手可以當危局用以東制奴西討賊庶幾克有成算可以舒當宁之盱食乎余以爲自古用武之世不患有盜賊不患有將帥所患者廟算不一賞罰不明使盜賊乘其閒而將帥無以盡其用也以漢唐之已事徵之宋壽延熹之閒用皇甫規張奐段熲爲將帥所向剋捷規奐兼立招而頗主討頗曲意宦官保全富貴規奐皆有功不得封規前後上書求乞自效與上疏自訟最爲切直其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又曰覆車有

五動資巨億旋車完封寫之權門其言至今可
爲殷鑒也繇此觀之國家權倖用事先後失宜
雖有三明之將亦將救過不暇安能奏蕩平之
績哉唐之末季苟非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九流
濁亂君子道消則黃巢輩何因而起巢初起纔
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潼關一徑
任其奔突賊安得不蔓延天下乎以鄭畋之壯
圖今得主謀專斷何至以四鎮之重盡付高駢
之隻手關河連犯都邑繼傾而坐受刮席軹道
之訕然後悔之不已晚乎假節之議爭論喧歎

舉棋不足誰執其咎然而拂衣投硯之盧攜視
末世之陰陽首鼠置國事於局外者吾以猶賢
乎爾自古迄今有盜賊不患無將帥有將帥不
患無方略在漢則夷黃巾於黨錮在唐則小河
朔於禁闡本末較然豈不信哉以是書考之本
朝之敵王愾建國功者固已昭旂嘗而勒景鍾
矣舉其近者王文成之有功江西中樞蚤爲之
計也胡襄懋之有功江南政府力爲之地也晉
溪之伎分宜之貪其知人善任不可抹殺如此
謀國之效豈可誣哉給諫之刻是書也固曰爲

兵家之醫方奕譜而吾以爲醫有上醫焉奕有國工焉明主得其人而用之則端委廟堂而四海從風當虜寇交訐之日雖不譚兵可矣杜牧有言議于廟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其爲兵略也孰大焉起星卿于今日未必不以余爲知言爲之擲筆而三嘆也

叅籌祕書序

叅籌祕書者信州汪漢謀所著也漢謀少遇異人授太乙六壬奇門禽遁諸家之學以謂可以濟世安民匡時定亂屬當奴寇交訐海內多故

慨然出篋衍之祕編次成書以詒世之登將壇佐戎幙者吳之君子楊維斗徐九一旣序而傳之矣余讀而嘆曰世稱天官壬遁家言皆本自太公畱侯武侯衛公稽諸史籍未有聞也吳越之間頗傳申胥范蠡之遺書其言略可概見子胥之去楚也卦得甲子時加于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此六壬之數也范蠡之去越也陰六陽六玄武天空後入天乙前翳天光此禽遁之術也二子之占候近取諸身則固已應之如響矣子胥之治吳也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立閭門以

西制楚立蛇門以東并越所謂得天氣之數以
威敵國者也再世而不復驗者何也勾踐之謀
赦也在玉門之第一其行也時加日昃其反國
也時加禺中此蠱之占也吳王之臨政也在玉
門之第九其伐齊也在金匱之第八其赦越也
德在土刑在金此胥之占也以夫差之昏也今
悉叶胥之占其將不亡乎以勾踐之智也今悉
反蠱之占其將不霸乎持盈與天定傾與人蠱
言之矣其能廢人而任天乎以傳攷之吳之所
以亡者棄胥而庸嚚也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

稻蟹不遺種也越之所以伯者種治內蠱治外
也修令寬刑施欲去惡而觴酒豆肉未嘗不分
也春秋之所書左氏太史之所記興亡治亂彰
明較著如此此亦千載得失之林也 聖天子
承乾御宇黃帝之元千歲一至奴寇游魂假息
在漏刻之間陰陽孤虛之書皆將度之高閣矣
漢謀得登將壇佐戎幙所爲濟世安民匡時定
亂者其終挾此以從乎抑亦有進焉者乎漢謀
曰善哉斯言參籌之指要吾師所未逮也雖然
子誠吳人也知子胥范蠡而已矣

春秋匡解序

余爲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先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鄒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鄒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它日得出其門墻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雋雖未及親炙先生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耳矣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人而屬余爲其序余觀三代以後享國長久蓋莫如漢當其盛時政令畫

一經術修明以春秋一經言之自張蒼胡毋生瑕丘江公以下三家之弟子遍相傳授各仍其師說至數百年不相改易而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各以經誼對諸所以定大議斷大疑皆以春秋從事何其盛哉有宋之立國不減於漢自王氏之新學與新法竝行首絀春秋以伸其三不足畏之說遂馴致戎狄亂華之禍沒世而不復振其享國之治亂視漢世何如也嗚呼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詒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

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罰析言破律亂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
選於司徒而升於學者於辯言亂政之戒恒凜
凜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於一而天下大治
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
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
鄭之竹刑紛更多制竝受其敝又其甚也獲鴈
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後不
祀忽諸繇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
關於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於肌表診視者

可舉目而得之不待醫和及緩而後知其不可
爲也是可視爲細故哉國家用胡氏春秋設科
垂三百年而鄒氏之書傳諸其祖父至今百餘
年舉子傳習之不變雖漢世儒者仞其師說未
有以過也班固不云乎士食舊德之名氏工用
高會之規矩國家重熙累洽考文稽古之盛觀
於胡氏鄒氏之學可謂信而有徵矣 天子方
崇信是經特命經筵進講余衰病放廢獨抱遺
經以老於荒江寂寞之濱於非鳴之刻是書也
喜而爲之敘或以爲主文詭諫自致其朦瞶之

言庶幾謀野則獲之義則非野人之所敢知也
崇禎六年六月序

左滙序

本朝以春秋取士雖專以胡傳爲宗然文定之書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穀者十二蓋左丘明親見聖人高與赤則子夏之及門其發凡取例區以別矣不獨昔人所謂左氏大官公羊賣餅家也承學小生傭耳剽目刺取左氏之涯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又況外傳子史之流乎

侍御永年李君家傳素業閔學者之固陋著左滙一書以左氏爲經以二傳國語周禮史記管子檀弓說苑諸書爲緯本經析傳首尾備具燦若羣王之府而森如五兵之庫使後之從事者繇胡以溯左繇經以溯傳繇是以窮經術焉斷國論焉或源或委先河而後海斯侍御取以嘉惠學者之意而已矣司馬遷不云乎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則微今以定哀之事言之則孔子之詞雖微而左氏未嘗不彰也鄧析之竹刑則商韓之前車也陳轅頗之封賦季孫

之田賦則桑孔之濫觴也公孫疆之亂政則江
充之見犬臺而佞文之幸待詔也萇叔之違天
則子師之殉漢而厓山之沉宋也援古以證今
上觀千歲下觀千歲豈徒立乎定哀以指隱桓
乎自荆舒之新學行以春秋爲腐爛朝報橫肆
其三不足之說而神州陸沉之禍有甚于典午
流禍浸淫迄于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
義闡定哀之微詞上醫醫國此亦對症之良劑
也侍御起家爲刑官今方執法柱下春秋夫子
之刑書也其亦將以是書爲律令乎 天子神

明天縱特爲是經設講官以春秋之大法治天
下則侍御此書恭進諸廣廈細旃以備乙夜之
覽何不可哉崇禎十一年七月序

說文長箋序

吳郡趙君凡夫撰說文長箋若干卷其子曰均
字靈均鏤版行世抱書過余山中請爲其敘余
聞之序緒也蓋有所推明作者之指意而引其
端緒也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也傳經者之
自爲序也太史公班固之有序傳也作史者之
自爲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也較書者之自爲

序也其假手於他人以重於世者則自皇甫謐
之敘三都始也凡夫之書其自敘備矣其無假
於余亦明矣而均固以爲請其殆欲推明作者
之指意有以信于後世乎則非余之所及也余
衰遲失學於六書五音之誼理槩乎未有聞也
凡夫聲音文字得之天授梵音字母經涉輒了
宮商清濁部居於齒齦之間其於書多所漁獵
勇於自信而敢於作古補亡則東哲爲之斂筆
刺孟則王充爲之杜口疑者丘蓋不言吾將使
誰正之哉六書之學自東漢以來許氏則尼父

之刪述也二徐則賈鄭之解故也凡夫一旦正
其是非攻其疑誤儼然踞其堂皇之上凡夫於
六書不復居有形聲有竹帛以後宓犧倉頡可
以接手相商權若史籀斯高之流雖北面而聽
予奪可也李陽冰判定說文排斥許氏徐鼎臣
謂其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以余之固陋
乃欲以彘彘之見闕凡夫箋述之指意豈不難
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故太宰汝陽李公在太
僕一日朝會公卿俱集李公忽揖余問趙凡夫
起居如何諸公皆爲改容李公徐曰此吳中隱

居高尚著書滿家者也自後數過余必稱凡夫且問訊長箋成否嗟乎當凡夫之世已有李公豈患後世無子雲耶如余之固陋牽綴舊聞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洪武正韻牋序

自古帝王以馬上得天下能壹意於考文徵獻制禮樂者莫如我太祖高皇帝而代之臣子懵於憲章文武之義忽焉而不遵習矣而不察亦未有甚於本朝者也國家所最重者廟諱也方谷真之歿也宋文憲公奉敕誌其墓以

仁祖之諱改真以太祖之字改谷及永樂中修洪武實錄則大書特書一無所鯁忌執筆者解揚輩皆國初名儒其若此者何也至於今則

高廟之諱公然取以命名而懿文之諱卽

宰執亦莫之辟矣太祖頒行大誥戶藏一本

有者減罪一等無者加罪一等今不問書之有無動曰大誥減等學斷獄者并不知大誥爲何書矣至於洪武正韻高皇帝命儒臣纂修一變沈約毛晃之舊實於正音之中昭揭同文之義而今惟章奏試院稍用正字館選一取叶韻

而已學士大夫束置高閣不復省視其稍畱心者則曰聖祖固以此書爲未盡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嘆哉吳有君子曰楊去奢氏服膺正韻以爲不獨鈐鍵韻學實皇明之制書也摅拾訓故蒐討同異手自牋疏凡數年而成書少受胡氏春秋專門名家其牋注是書蓋有合於春秋書王大一統之義所謂不徒託諸空言者也昔漢董仲舒治春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漢儒者決朝廷大疑定大事往往皆用春秋去奢之治春秋不得

鄭氏清言敘

引經斷國高議廟堂之上而自託於蟲魚瑣碎之學以微見其指意此可爲慨息者也

余少讀世說新語輒欣然忘食已而嘆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遷固之後變史法而爲之者也夫晉室之崇虛玄尚莊老蓋與西京之儒術東京之節義列爲三統是故生于晉代者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風婉而促其國論簡而劇其學術事功邇而不迫曠而無餘地臨川得其風氣妙于語言一代之風流人物

宛宛然薈叢于瓊言碎事微文澹辭之中其事
 晉也其文亦晉也習其讀則說問其傳則史變
 遷固之法以說家為史者自臨川始故曰史家
 之巧人也作晉書者但當發凡起例大書特書
 條舉其綱領與臨川相表裏而不當剝削世說
 以綴入于全史史法蕪穢而臨川之史志滋晦
 此唐人之過也自唐以還學士大夫沉湎是書
 而莫能明其指意至為續為補之徒抑又陋矣
 代不晉而晉其事事不晉而晉其文譬之聾者
 之學歌也視人之啓口而豈知其音節之若何
 也哉信州鄭仲夔字龍如博攬好古纂清言若
 千卷自漢魏以迄今茲通人朱鬱儀為其敘以
 謂步武臨川無近代語林蕃蕪之累而余則謂
 世說史家之書也續且補者以說家竄竊之則
 陋何氏之語林倣世說而自為一書則猶離而
 立焉者也語林之煩也清言之約也標鮮豎異
 佐筆助舌是二書者其殆可以離立矣夫

誠意錄序

自古聖賢豪傑調御萬物酬酢萬事經世出世
 無不以誠為本誠之為物建天地質鬼神貫金

石格豚魚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故曰誠神幾
又曰不誠無物不誠之人心口相謾形影相誑
爲臣則欺君爲子則誕父爲友則賣友玉表而
珉中樞言而蠟貌此其情僞不可以掩一室其
聲光不可以襲終朝而況宇宙之大終古之遠
乎三代以降經世出世疑鬼疑神莫如漢之留
侯唐之鄴侯留侯始事倉海君中遇圯上老人
晚而從赤松子遊黃中隣庶顯默難究當其博
浪一擊天地震動不惜百口九族爲韓報讎非
至誠而能若是乎鄴侯進退無恒出處靡嘗朝
披一品夜抱九仙史家疑之以爲誕妄然其處
玄肅父子披誠獻納撐柱于社稷板蕩羣小冒
忌之時雖得肥遁衡岳固已命如懸絲矣又非
至誠而能若是乎東平宋公鹿游兼資文武歷
邊陲建節鉞以疆事被徵出所著誠意錄示余
余讀而感焉公少而好道游五岳訪七真青鞋
布鞵縱浪雲水閒二十餘年乃以尊人之命勉
事科舉雖官華膺履繁劇登真度世之侶晨夕
往還飈輪鶴馭徙倚于戶庭之際知與不知皆
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其所著錄指遠而詞文

規圓而履方經世出世之指要約略具是大指
則誠意盡之矣公起家爲郎出守不以一介入
筐篋不以一錢充苞苴湟中五涼身經百戰刀
痕箭瘢肌膚如刻畫已已入援枕戈于泥濘水
草閒髮膚沾濡并日不食鄖陽之役失前人已
破三城殺寇過當不汲汲自明曰 聖明知我
我當爲法受惡也公居身居官于誠意二字體
認得力如此此所以爲今之留侯鄴侯也與或
曰公鞠躬盡瘁盡公不還私于以獨行其意則
得矣以方于今之君子不近于愚乎錢子曰惟
誠故愚非愚不誠未有至誠而不至愚者留侯
鄴侯皆天下之至愚人也孔子曰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崇禎丁丑六月三日敘

于氏日鈔序

金壇于穎長舉進士高第服官廉辨聲跡茂著
益以其閒鏃礪問學搜次古人嘉言善行自事
君立身以至于居家養生撮其精實切要可以
勵志而矯時者手自繕寫都爲一集屬余序而
傳之余觀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傳錯互至
于裁割經史訂駁古今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

一家之書可以充屋棟嗟乎古之人窮經者未必治史讀史者未必解經留心于經史者又未必攻于詩文而今何兼工竝詣者之多也鄭康成朱仲晦之徒蓋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專門名家者皆將退舍而避席不亦躡與穎長之爲是書也退而自居于述述而識其小者擇其善者以附于古人座右自警言之遺意云耳穎長之所存固已遠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荀卿曰學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古今之經

學未嘗不明也古人之書其精者吾之所當求而其駁者吾之所當闕也童而習之窮老盡氣而不能窺其涯略顧欲壯然肆然置身壇宇之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訂其是非辨其當否子言之夫我則不暇今之人可謂暇矣穎長之書如取韋弦如佩觿決以古人師我而不敢以我評古人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穎長之進德修業未可量也吾以此書徵之矣穎長宿承家學年力富強其仕與學益進其書亦當益富余少而失學今老矣穎長幸時有以教之俾得以燈燭之

末光師古人之老學則余有望焉

姚黃集序

姚黃花世不多見今年廣陵鄭超宗園中忽放一枝淮海維揚諸後人流傳題詠爭妍競爽至百餘章都人傳寫爲之紙貴超宗彙而刻之特走一介渡江郵詩卷以詫余俾題其首余觀唐人詠牡丹詩大都託物諷刺如白樂天杜荀鶴所云其與夫極命草木流連景物之指遠矣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得黃緣綾者四朶公召王岐公荆公陳秀公開宴四公各簪一朶其後

相繼登宰輔人以爲花瑞花發于超宗之圃人亦曰超宗之花瑞也吾家思公爲留守始置驛貢雜花當有宋之初稱爲太平盛事今此花見於廣陵爲瑞博矣宜作者之善頌也雖然花以人瑞也向令今之演綸操筆伴食覆餗者胥在維揚幕中此花將應之乎不應之乎不應則非花瑞應之則爲花妖無一而可也王師在野飛蝗蔽天超宗而爲思公也此花將貢致之乎否乎維揚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貢之誠未是也今采詩者譯以獻之太師回卿士愛花

之心念中人十戶之賦則是編也安知不爲長慶之諷諭乎或曰朱遜之謂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諸君子之咏姚黃取其正也世有歐陽公續牡丹之譜知作者之志不在於妖紅豔紫之間矣是則可書也庚辰六月序

瑤華集序

瑤華集者長水李生寅生乞言於海內之名人魁士以壽其嫡母沈夫人而刻之以傳者也夫人之德稽諸古之頌圖所謂母儀賢明仁智貞順者靡不備焉諸君子咏歌而序述之洋洋乎

勒丹青而考金石斯可以傳矣余以爲最夫人之德莫大于不妬夫人之不妬不獨令李氏有子而且令其有賢子也何也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太任之胎教君子以爲知肖化焉夫人當盛壯之年不待色衰華謝而汲汲焉爲胤嗣之計貞固之心和順之氣磅礴於閨門而賢才感生焉亦肖化之道也螟蠕之子殮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甚矣寅生之類夫人也其亦所謂肖之者與嫉妬之禍大矣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莫不繇斯

嫉妬之臣立于朝則陰陽不和寒暑不時泰階不平而夷狄寇盜之警言不息古之治天下者六官六宮各修其職無妬媚逆理之人以致王功臣道與婦道一也古之所謂女宗母師者或表其間或圖其像有事膳焉要以區明風烈不專一行而已如夫人者當有烏頭雙闕之褒使女妬之婦男妬之臣有所觀感可以回心而易行焉今國家之典制旌表門閭惟民間節婦孝子而賢明仁智之婦未有聞焉此則司世教者之闕也

破山寺志序

余爲兒時每從先君游破山寺飯罷絕龍磭下上激流泉拾赭石輒嬉游竟日長而卒業壯而縛禪栖息山中往往經旬步月雖在車馬塵塲頓踣幽繫之特

阿礪戶

齋鍾粥鼓未嘗不夢想中也循覽斯志如觀李龍牴山莊圖信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禪房花木山光潭影與夫此山中名僧勝流經行晏坐高吟長嘯之遺跡皆顯顯然影現卷帙閒塵網羈縶餘累未畢未能以

殘生暮年遂樂天草堂之約俛仰今昔爲掩卷
太息者久之而余於此山有二願焉山寺之廢
而復新也先君奉王母下淑人之命經營草昧
以瀆于成屠長卿寺碑云善女人罄產倡緣似
昔賢之捨宅謂王母也王母嘗囑余云山門東
西二里許皆古時經堂佛閣舊地御藍神所呵
護汝外王父母之墓偏處寺之東偏汝他日擇
善地卜外王父母之宅兆而徙焉用以妥先靈
懺宿業汝其勿忘三十年來外王母之子姓累
累青衿家益衰落至不能庇其丘木而縱尋斧

焉邑志云山名破山葬者皆不吉以佛地因緣
論之斯又不足言矣余思王母之言每一瞻拜
未嘗不流涕此一願也寺之西有宗教院高僧
晤恩演台教之地也更西爲光明庵跨龍礪之
上大比丘素公供金光明經修懺法之地也今
世盲禪盛行教義衰落余欲斥寺西菜圃隙地
架傑閣構廣院復宗教光明之舊招延高人卽
中諸公唱演其中使教幢再樹魔燄頓熄卽中
合掌讚嘆以爲希有此又一願也歲月云邁誓
願歷然又安知愚公之移山操蛇之神不感其

誠而相之乎山僧刻志成余遂以斯言并于首
且以爲識焉壬午涂月聚沙居士序

沒寧錄序

嗚呼死生亦大矣以生爲住則死者其行人也
人之有行也近者持糗糒遠者裹餼糧衣囊襪
被必豫戒而後出至於死則大行也浮湛若喪
茫茫然一無所挾持是可謂善行者乎以生爲
寓則死者其歸人也人之遠歸也指墳墓而悲
望國都而喜見父母妻子咸相持而勞苦至於
死則大歸也倉皇怖戀惛惛然曾無所底止是

可謂善息者乎古之聖賢生平學問皆證驗於
死生之際反手曳杖逍遙行歌此超出生死而
示現生死者也曾子處其嘗則啓予手足得正
而斃見臨終靜定之正因子路處其變則食焉
不避結纓而死顯春風白刃之能事後之儒者
不知晝夜之故死生之理徒以末後一著歸之
禪門豈不悲哉門人朱子暇在苦塊中緘其尊
府子寧先生所著沒寧錄視余蓋其晚年自述
事狀并自祭遺令之文皆在焉飭巾待盡從容
訣別若行者之飲餞若旅人之卽次其處死生

之際可謂有道矣豈非其生平外修儒行內闕空宗故於禪門之坐脫立亡有相近者與或謂先生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人也何以能超然無累若此嗚呼惟其規言矩行斤斤不失尺寸斯所以近於坐脫立亡超然於生死之流者與

麟旨明微序

淳安吳君睿卿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條上天下大計剴切詳盡皆可見之施行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爬搔

為稽勤恤民隱傳遽促數食飲錯互時時以其閒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如唐入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麟旨明微也蓋給諫承藉家學數踏省門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之講論經生之經義支離覆逆浩煩疑互一一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氣彙為是書使學者如見斗杓如得指南無復有白首紛如之歎此其所有事焉者也然而給諫之意則遠矣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

問之其對皆有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
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詞比
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後懲荆舒之
新學閱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君臣夷
夏之大義摩切人主 祖宗驅斥胡元復函夏
之舊春秋傳解斷以文定爲準蓋三百年持世
之書非尋行數墨以解詁爲能事而已也今之
學者授一先生之言射策甲科朝而釋褐日中
而棄之有如漢人所謂仞其師說以春秋決事
者乎有如文定措柱新說埽蕩和議卓然以其

言持世者乎給諫之於是經也童而習之進取
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
者通經學古謀王體而斷國論以董子胡氏爲
儀的也故曰給諫之意遠矣余家世授春秋約
略如給諫衰遲失學不能有所撰著給諫是書
於余一言之戈獲必有取焉先民有言詢於芻
蕘郢人誤書舉燭而楚國大治給諫之能謀國
也殆將以是書券之吾有望矣是爲敘

此序高陽公奏議序之序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

序三

少師高陽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國家可謂至矣其治也必爲之生
佐命之人其亂也必爲之生致命之人而其久
治而孽亂方盛而兆衰也必爲之生保大定傾
之人天之生斯人以救世也猶人之儲藥以救
病也有是病必畜是藥以對治之以故疾病時
有而人之性命有所恃以無恐然而天之生斯
人也有才必竟其用有用必盡其才其或才有

所未盡而用有所未竟也又若爲之登頓簸弄
用以中國家之緩急而顯豪傑之能事其愛惜
人才而務欲全之也無以異于其愛國家也嗚
呼我國家中葉全盛乃有奴酋之難不可謂非
孽亂光衰之會而保大定傾之人若故少師高
陽公者豈非天之所篤生也與蓋奴自撫順發
難勢如旋風燹火不可嚮邇廣寧陷振武潰寧
前焚舉四海之大 九廟之重岌岌乎寄命于
堵墻公于斯時以文學侍從之臣自請當邊關
廟社之寄以謂保關外乃可以保關內保關內

乃可以保畿內首闢八里舖畫地築城之議而
關門之規摹大定經營四載闢地四百餘里奴
棄廣寧退守河東此公之功在初鎮者也巳巳
之役五日而赴闕一夕而出鎮挽遼帥遼兵于
狂走驚瘳之時決幾呼吸轡勒在手關門者定
京師解嚴遵永四城次第收復以報 天子此
公之功在再鎮者也公前後出鎮方略具在奏
議中使公之言得行于初鎮之日則全遼可復
何有于寧錦使公之言得行于再鎮之日則河
西可闢何止于四城晉陽之讒梗于前中山之

謗聞于後奴之游魂尚在而我之國耻未雪此
天爲之也然自公再鎮之後奴雖一再入卒不
敢窺左足于關門而神京晏然安于覆盂譬之
治室家者焉墻垣繕完閤堅厚扁鐻內設嚴
更外徹雖有穿窬偷兒昏夜竊發而主人固高
眠燕寢無犬吠之警矣天實生公爲國家料理
東事東事定而公之能事畢矣夫然後假手羯
奴畀公以完節于是乎成仁取義之局始全而
忠臣志士敵愾除兇之氣志益憤盈而不可解
人徒知天之生公所以制奴而豈知天之死公
乃所以殄奴也與公奏議凡若干卷南司馬范
公請于公而刻之刻甫竣而殉難之訃至矣以
謙益白首門生俾爲其序公受知 熹宗皇帝
臨軒授鉞以謂漢則孔明唐惟裴度 今天子
平臺召見日暮秉燭親以東事付公而朝右之
權奸封疆之悞吏旁掣而交柅之公不獲孤立
行意復 祖宗之舊疆以報 二聖故其奏對
之文讓功任罪憂讒畏佞茹荼銜董邑鬱孤憤
者居多人皆以公之死奴爲難事而不知公之
在邊心口交枳進退惟谷譬如炎帝之嘗草一

日而一死其難其苦殆不啻一死而已也 今
天子赫然震怒誓滅奴以朝食使公之書得進
于廣廈細旃備乙夜之覽其必將愾然太息憐
公之志而盡用其言于身後後之君子論其世
而考其行事然後知公之才果有所未盡其用
亦果有所未竟而天之所以生公與其愛我國
家者信非偶然也若余也 廢老而不死
進無所與于國恤而退無以效于師門撫公之
遺文忍痛而書其後掩卷慟哭不自意其強顏
猶居此世而已矣崇禎乙卯九月十七日辛未

門生錢謙益謹叙

榮康侯公奏疏序

故太傅駙馬都尉謚榮康侯公遭時清晏領戚
里掌宗政五十餘年戚臣無他建白歲時奏謝
不過雍時祈年長楊扈從之屬而已公當 神
廟靜攝批答稀簡礦稅煩興遼左感地往往抗
章切諫流涕痛哭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
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寔怒交作舉朝公疏
伏闕環視莫敢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
門此會典也願以乘韋先之疏上懷印入午門

蒲伏待罪疏雖留中 上意感寤深矣迨辛丑
冊立代藩之訟與挺擊之獄復相挺而起此二
者國之大疑也公羊母貴之議未敢訟言也借
藩封爲榜樣則國疑趙虜掘蠱之事未有內閭
也假狙擊以嘗試則國又疑疑生惑惑生覺覺
生妖蜺窺日蒙大禍乃作公於此時據經引義
慷慨別白羣疑屏息國是者定語有之善解結
者佩觿公于國家其爲佩觿也亦大矣嗚呼世
之諱言國本者動則曰疎逃小臣妄議宮闈離
間骨肉詩不云乎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壽陽

大長公主 神宗之妹 先帝之姑也問寢長
樂起居未央家人 兩宮兄嫂 帝后豈復如
外人疎屬漏禁中之語言溫室之樹乎公以肺
附戚屬參預 宗社至計特羊之饗不祈免于
中立青蒲之泣不責報于擁佑然則國本之事
公而不言誰當言者公旣言之則誰不當言者
小夫壬人挾持邪說詆金玦爲過憂誣羽翼爲
碁閒覽公諸疏斯可以閒執其口矣公之子繕
部郎昌胤輯公奏疏刻之而請余爲其序余於
公之忠言讜議關係國本者特表而出之以補

國史之闕且使斷國論者有所衷焉公以戚臣
得諡可謂曠典雖然公卿大臣歌暇豫而思集
菀者無不上諡公于諡得上中者何也先朝之
忠于先帝者其得禍深矣公以戚臣故懂而
獲免者也

少保梁公卹忠錄序

神廟卽位富於春秋江陵專執國枋以操切綜
覆爲治中外大吏耆事奉職府庫充實胡虜保
塞時則有若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真
定梁公出鎮畿輔入筦中樞邊備修舉首功屢

奏文武爲憲首稱勞臣掌銓未久而江陵卒遂
以人言引退天啓初高邑趙忠毅公歷疏公生
平大節訟之于朝贈卹之典始備自忠毅之疏
出而公之不附江陵始暴白于天下此卹忠錄
之所繇作也當江陵之驟敗也天下爭挾撻其
罪比其後也則又爭傳會其功余則以爲江陵
之功可錄其罪亦不可貫而紹述江陵者以陰
柔爲和平以憤眊爲老成盡反其政以媚天下
江陵所用之人一切抑沒其精彊幹辦之才略
奄然無復存于世如梁公者砥節首公功在邊

徼持忠入地至易代而後白此亦紹述者之罪也夫江陵所用之人良馬也江陵以後所用之人雄狐也黠鼠也江陵能御良馬者也江陵以後能豢狐鼠而已耳國家之事與狐鼠謀之則良馬必將遷延負轅長鳴而不食以梁公之才寧以江陵故屏退豈能與狐鼠爭路乎江陵以後人材之升降此亦國事得失之林也讀斯錄者其亦可三嘆已矣公在本兵浙省羅木營兵變公請于江陵江陵曰是必得健令更兵事者往撫之公曰舊滑令張佳胤其人也江陵領之

命張公往遂定公與江陵立談數語而弭所慮之已向令今日公在本兵江陵在政府豈以奴才遺君父哉余與公諸孫中翰維樞論次公譜亦念江陵之遺事不勝其慷慨也爲牽連書之如此

刻鄒忠介公奏議序

故御史大夫諡忠介吉水鄒公舉進士卽杭疏論江陵奪情拜杖闕下投荒九死兒童婦女皆知其姓名余竊貫時去萬曆丁丑才十餘年王母卞淑人道公事以訓子咨嗟嘆息如千古以

上人也天啓壬戌始得謁公於朝一見如平生
權公初入朝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門墻
高峻如泰山喬岳之不可仰而秋霜烈日之不
可近公顧頽然藹然威儀易直語言坦率無人
而不得至其前也嘗過子邸舍抵掌談笑欠伸
于坐隅之榻語方更端未悉摩腰坦腹躬躬然
睡矣其疎節直腸胸中無事大都若此然其於
軍國大故朝廷大議人才摧折忠邪消長之故
一語及之意氣全涌目光注射若矢之激弦星
之奔杓曾不可以禁禦也每有所見聞輒草疏

入告伸紙屬筆率其意所欲言其所以告君父
者一如其告賓朋告妻子譚言長語閒亦闌及
意不假膏飾文不加點竄久之或併其削藁忘
之要亦其天性使然非有意學古人以詭辭焚
草爲能事也公歿閩人林銓字六長鈔得其奏
議五卷每出游并其所作詩卷貯篋衍中崇禎
乙亥銓客潛山山谷寺流賊卒至銓部署寺僧
據山半以守數日食盡守者亦去銓盡棄其資
斧取忠介奏議及其詩卷縛兩肘右手提桀石
左手持白挺背劒且鬪且走踉蹌百餘里踰兩

日還寺飢餓無所得食拍手大笑曰吾縱餓死
幸以忠介免矣又七年自越游吳典衣賣文少
有剩餘盡付梓人鏤版以傳于世而屬予序之
自江陵亡後忠介見忌時相不得一日容於朝
晚登三事爲奄黨論逐以死身死之後閩海之
布衣初無造門之游半面之雅乃獲其遺文斷
簡愛惜保護以其身殉之於戎馬擊撞死生呼
吸之際是可嘆也忠臣直士名節道義天地閒
之元氣也讒夫小人視之爲骨讐血怨必欲斬
艾之澌滅之俾無遺種而後已嗚呼天地閒之
元氣終不可以滅亡而讒夫小人磨牙鑿齒者
相仍而未艾如銓之爲其亦斯世所不可少也
與崇禎辛巳十二月序

范司馬參機奏疏序

參機奏疏若干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吳
橋范公所著也侍御方君孩未爲芟其煩長挾
摘其指意以傳于世而屬余序之余讀之喟然
而歎曰嗟乎良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治標者寒
熱補瀉七方十齊可以診而知知而言者也至
于本病癥結深傳變隱診之者難知知之者難

言故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上醫醫國豈不信哉
頃者海內多事奴誼于北寇蔓于南天子睠
顧陪京以留樞付公公在事凡四年廉辨以率
僚屬公嚴以杜干請勤敏以蒐軍實詰戎備誠
信以撫將士勵拳勇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
滿萬荷戈則爲象物脫巾則爲驕子定營制簡
家丁治樓船練火器將知兵兵習將部曲壁壘
煥然一新于是乎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江浦
之役賊烽夜炤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誰之力
也公之建置以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

守陞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此守江南之
大局也以池河衛關山以關山衛滁浦此守江
外之大局也宿重兵于廬游兵出英六之間東
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此守江北之
大局也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寇
無所不窺我無所不應尅期于漏刻決幾于呼
吸料無不當而應無不先公之全局曉然如畫
圖聚米寇無能出吾彀中也雖然此公之治標
病者也非所以治本也天下之病莫大乎縱方
張之寇豢必叛之賊奉之以土地資之以物力

假之以名號寬之以歲月使之休養生息布置
部署爲其所願爲而海內莫之敢指此所謂診
之而難知知之而難言者也公抗疏發其機牙
抉其苞孽西賊膽寒中樞心悸公坐此去不旋
踵矣嗟乎良醫之醫國也其奏效豈不獨難而
用心豈不獨苦哉唐末之於巢也劉巨容欲留
之以徼富貴高駢欲縱之以聳朝廷元末之於
谷真也主撫者吞浮海之餌主捕者膺羈管之
禍今之縱獻賊也何居天祚 聖明翫寇者伏
法矣誤國者與尸矣游魂假息飽颺而去者行

且懸首藁街公之言於是乎炳丹青而信金石
矣公盡折肱之能而國收瞑眩之效唐元之季
世豈足道哉孩未之表而傳之也固曰 聖天
子殷憂多難將以公爲岐摯扁鵲奏疏具在標
本之症參伍于簡牘之間其庶幾比于王函金
匱乎然則孩未亦醫國者之指南也崇禎辛巳
正月序

趙文毅公文集序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
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

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
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
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
也故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毅趙公文
集若干卷自公之歿已大行于時而其子敘州
守隆美始屬余敘之蓋公在史館慨然有志于
經世之學中更讒阻不獲枋用故其忠君憂國
別白賢佞見于文章者爲多回翔進退反覆齟
齬而抑塞磊落之氣鬱然不少變衰讀者可以
想見其爲人也與公同時登館閣取卿相富貴

顯融勝于公者亦多矣其文之傳于世者或脂
韋而寡風骨或纖碎而饒芒刺平津之曲學與
臨川之新學知言之君子有爲之掩卷而三嘆
者豈若公之文昔人所謂芒寒色正人望而敬
者與公當 神廟之初年首建大節天下聳動
爭自濯磨以附公後塵迄今六十餘年仗節蘊
義久而彌盛皆自公發之讀公之文視其平生
之大節而萬曆以來國論士風皆可以考見焉
士君子陽明剛大之氣養而無害其發于文章
而關於世道如此后之有志于晞公者讀公之

文而有所感發焉亦于剛柔陰陽之介蚤辨之而已矣

耀州王文肅公文集序

吾師耀州王文肅公既沒其子淑抃收拾遺文枕籍與俱者凡八年屬有流民之亂血戰擊賊襁負以免襍被走三千里謀梓於謙益俾爲其序公弱冠卽以文雄三輔及其占上第入詞垣掌書命職啓沃回翔承明著作之庭垂三十年高文典冊出公手筆者爲多當神廟中葉頎然負公輔之望海內正人君子仰爲斗杓而儉

邪小人視爲質的要所謂芒寒色正望而敬之者則一耳比其沒也海內惜公未竟其用而益想慕其遺文凡傳寫誦習者蓋莫不躍然以起聳然以服乂之愀然愾然旁皇慘澹而如有弗獲者也公秦人也洪河秦華之氣磅礴鬱積大奮於公其氣骨方嚴峭獨故其文日光玉潔與金天相晶瑩其胸中彌綸一世無所不有故其文抱杜含鄠欲灑吐鎬陸海之珍藏畢具畏天命悲人窮撫已而閔時每結轡而形于言譬諸河流擘華蹈襄回復萬里當其颺衝水激有瀾

澹樂澗之聲焉於乎盛矣本朝諡文肅者十有三人惟公與溲縣岳公直道大節約略相似岳甫相而得禍公將相而被阨其遭時齟齬亦同也岳無子其詩文多散佚淑抃於公文攬撫類次謹謹傳之惟恐失墜此可以幸公之有後也岳之類博稿楊文忠用以柅中官封爵掌故至今傳之後有謀王斷國者求有用之文於館閣其必有取于公矣夫

顧端文公文集序

涇陽先生顧端文公文集若干卷其次子南京工部主事與沐所編次也刻成以屬謙益俾爲其序謹案公逾弱冠發解南畿其文詞縱橫駘蕩一洗舉子熟爛之習海內震動若奮雷之啓蟄快風之振槁長而通治體持國論晚而湛于理學其文與年俱進要其縱橫駘蕩故自如也嗚呼公之學程朱之學也其遇亦程朱之遇也蓋公自登朝再入吏部皆忤宰執以去與高忠憲公講學東林而黨論隨之伊川之在紹聖崇寧大略相似晚年以清卿召引疾不至不獲如考亭之在紹熙猶有行宮之奏煥章之講而黨

議學禁則不啻過之然自有宋迄今程朱之名
懸諸日月而邢恕范致虛陳賈傅伯壽之徒果
安在哉由昔以視今此可爲嘆息者也公之文
最著者銓曹建言疏以自反規切人主海內爭
傳之上婁江救淮撫二書過紹述之萌牙救黨
禍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
發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從先夫子省謁
凝塵蔽席藥囊書籤錯互几案秀羸善病人也
已而侍公于講席哀衣緩帶息深而視下醇然
有道者也及其抗論天下大事風行水決英氣
勃發不可遏抑如此先夫子少與公同學居恒
字公曰叔時論士喜狂簡論文善養氣嗚呼知
端文者其惟先夫子乎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成章而曰斐然此端文之文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氣而曰浩然此端
文之所以爲文也

顧太史文集序

故春坊諭德崑山顧公升伯諱天峻有文集若
千卷歿後數年邑令嘉善葉君刻之以行于世
而其子某屬余爲序公以雄駿峭特之資遭

神宗皇帝拔擢服官史局卽毅然以名宰相爲
已任好學廣問深心矯思以講求所謂濟時之
業久之資望滋茂徒黨翕集聲光四出不可掩
蔽於是咎譽錯互而一片不可復矣萬曆初江
陵以健敗其後執政者陰柔慣耗遍相師承公
獨挾槩其隱祕曰天下以庸人病執政豈知執
政冒庸人之名陰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
朝論較然執政者遂無可解免矣公又謂當世
人才日麓風習日僞著論擊排胥天下氣節道
學之士舉不得免焉公之手眼橫驚側出于一

世之上高而危矣睽而孤矣易曰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豈不然與屏居日久霜降水落物論
衰止天下之畏忌公者始而疑中而殺久之且
徘徊歎惜望其復用而公已病且老天下事亦
漸難措手非復公摩厲以須之日矣嗚呼其可
歎也公生平志業頌慕李文饒其文章爽闓激
切亦略似之公嘗敘蒲州張文毅公之文曰天
下有文人之文章有豪傑之文章豪傑之文章
雲蒸龍變之氣遇感卽發寧容較深淺商工拙
于其閒耶然則儗公於文饒其不能爲文饒者

天也以言乎豪傑之文章則一也

徐司空寇畫溪詩集序

自萬曆之末以迄於今文章之弊滋極而闡寺
鈎黨凶裁兵燹之禍亦相挺而作嘗取近代之
詩而觀之以清深奧僻爲致者如鳴蚓竅如入
鼠穴淒聲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剝爲能者
如戴假面如作胡語噍音促節此兵象也鬼氣
幽兵氣殺著見於文章而氣運從之有識者審
聲歌風岌岌乎有衰晚之懼焉蓋至於今上
之中久道化成順氣協應而大司寇寶摩先生

之詩始出先生之詩不騁奇於篇什不求工於
字句春容而妙麗鏗鏘而鏜鎔如四時之有春
也如五音之有宮也天地无聲具在於是先生
之詩出而宇內幽陰鬼殺之氣蓋已蕩焉和風
而化爲清塵矣其關於氣運顧不大歟昔者有
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
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宣孝章武
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爲鼓吹今東夷南寇王
師在野游魂醜類將取次埽除而先生之詩應
運而出天子大開明堂采詩定樂將以先生

之詩爲風始豈偶然哉先生束髮登朝羽儀自
好居官則引大議與天子宰相相可否出處
則抗大節襍被去國介不終日先生之爲人詩
所謂如金如璧者也其發而爲詩則精金之有
聲也良玉之有孚尹也人知先生之詩可以潤
色休明挽回運數不知先生固天地之元氣也
學者誦先生之詩因而得其爲人則庶乎其可
矣

